

摇着麦草扇的旧时光

李思华



亲的身旁，静静地望着母亲，时而为自己，时而为母亲扇扇风，只见那一根根抽朴的麦草在母亲灵巧的手里，华丽转身，变成了约一寸宽的匀称的长条，待差不多时，母亲一边把编制好的长条绕成螺旋圆形状，一边细细地缝合，忽而，母亲看了看我：“华儿，妈不热，你休息一下吧！”“不，妈，看您脸上的汗——”“妈，我喜欢扇子中间逢个五角星”，母亲从针线筐找出了一小块红碎布，剪成五角星的模样，缝在了扇子中间，最后，用竹片扇把夹住麦草扇，用针线定牢，母亲低头咬断了线头，这样，一把带着母亲手汗和手温，匀称挺括的麦草扇制作完成了！我高兴地蹦蹦跳起来，拿着新扇子，使劲地摇着，扇着，就这样摇走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夏。

记得当年，没有电风扇的农耕时代，家家户户视麦草扇为珍宝，有的农家还会让识字的孩子，用圆珠笔在扇上写上：“扇上有风，拿在手中，谁人要借，等到秋冬。”可热心肠的母亲，每年麦收季节，都忙里偷闲多编织了十几把麦草扇，送给亲戚和乡邻。炎炎夏日，当夜幕降临，月光抚照，乡亲们或围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凳上，或三五人一堆，摇着麦草扇，摇着一天劳作后的片刻悠闲时光，清风拂过，带着田野稻草淡淡的清香，“呱——呱——”不远处池塘，先是传来一两声蛙鸣，继而众蛙和鸣，唱响了山村夏夜里动人的歌谣。弟弟时而缠着姐姐要“炒麦香”，时而伏在母亲的膝上撒着娇，我时而轻抚着父亲黑黝黝的脱皮的脊背，时而望着月亮，数着星星。忽而，

一点萤火掠过，快！我夺过姐姐手中的麦草扇，追扑着忽闪而去的萤火虫，“抓到了，抓到了！”夜渐渐地深了，人们摇着麦草扇，不知不觉和山村一起，进入了梦乡。

记得我15岁那年暑假，制作精美携带方便的纸折扇，已悄然流入山村部分农家。为了凑齐我初三三年的学费，已年近50岁的母亲于劳作之余，挑灯熬夜，赶编了近三十把舒展美观的麦草扇，在一个赤日炎炎的早上，我和母亲带着麦草扇，去离家近五公里远的集镇上“摆地摊”，每把一毛钱，我想母亲精心编织的麦草扇深受左邻右舍的喜欢，在这镇上也一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的，我高声帮助母亲吆喝着，没想到三个多小时过去了，还剩下半没卖出去。此时，烈日毒辣辣地照

着，母亲的脸上满是汗水，一股心酸和心疼涌上我的心头：“妈，咱们回家吧，要不我——”“华儿，再等一会儿，妈知道你的心思，妈不识字，书，你一定要读！”说罢，母亲递给了我一枚硬币：“去，买个油条填填肚子。”“不！”我把硬币递回给母亲。回家的路上，烈日下母亲那灰白的头发，浸透汗水的衣背和手中没卖完的十几把麦草扇，已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成了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画面。

如今，随着电风扇、空调等防暑降温产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庭，麦草扇已慢慢淡出了我们的生活视野，可我心灵里，依然有一把带着麦草清香，带着母亲手汗的麦草扇，摇着山村夏日的清风，摇着母亲浓浓的亲情，摇着我深深怀念的旧时光。

我尝到了人间烟火味——读《人间食单》

姚添丁

爱国，从一簋一食开始。《人间食单》第一辑“美食的首都在故乡”，于是乎，米饭饼、鸭蛋、慈姑、烂鳊、螺蛳、河蚌咸肉煲、鱼膘花生、油脂菜饭、醉蟹醉虾、蚬子汤、秧草、神仙汤和木瓜等喷香美食呼之欲出……王干先生在《里下河食单》里这样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一道道美食芳香四溢，令人垂涎三尺，好不羡慕。也让我们知道了，故乡的一张张食单和一幅幅食图，故乡和美食密不可分，故乡因为美食而让人怀念，美食因属于故乡而叫人倍感亲切，每一样美食都镌刻了故乡印迹。只要美食在心中，故乡就不曾走远，美食把个人和故乡连在一起，这是自觉、细腻和温暖的。

美食是有地域之别，但是对于美食的喜爱却是共通共情的，美食成功缩短了时空距离，让热衷美食的人们有了更多亲近机会。《人间食单》第二辑“寻找他乡美人痣”，王干先生直言不讳道：“一个地方的美食就是该地容颜上的美人痣，人见人爱。”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王干先生对于美食的偏爱较之常人更甚，他的锐利目光在他乡各处寻觅觅，这下不仅有限福了，更有满满口服了。无论是感恩晚宴还是知青饭店，无论是明府鳌还是胡公饼，无论是土笋冻还是咖啡屋，无论是过桥米线还是平民烤鸭，在这里，王干先生就是一位资深的人间美食鉴赏家，

他精确品尝出了不同地方美食味道，也发现了这些美食味道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从而赋予了他乡美食更加浓烈色彩和独特神韵。《人间食单》让我们就此认识并记住了这一位肆意纵横驰骋于他乡美食江湖的“大侠”“大师”，我们乐此不疲听他指点美食江山、纵论美食大道，这也不失为我们阅读《人间食单》中的好事、乐事和幸事。吃食吃相最能显露一个人的真性情，王干先生的发现当然不局限于此，他还透过现象看到问题本质，“世间百态，吃相万千，食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诸如“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种种关于“吃”的学问就这样抛了出来，“人生的三种颜色”让人读后都心服口服，说到众人心坎上，引起大家共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从吃中看人、识人，从吃中悟透人间的风雨冷暖，“吃”在王干先生眼里俨然成了一面“镜子”，照出世间万物，照出人情世故，一幅幅人间百态图就此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读懂了“人生百态看吃相”，不由得对王干先生无限顶礼膜拜起来，因为这才是王干先生想要告诉我们的“美食哲学”。不仅如此，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王干先生在挥毫泼洒“人间食单”的同时，竟然“梦见汪曾祺先生复活”，所谓“英雄惜英

雄”，彼此都是“馋鬼”也，这就不只是让人羡慕了，更是让人心生嫉妒了。我看只有修炼至高深境界的人方有此境遇和境界，我们普通“食众”唯有“上下而求索”才能不辜负如此滚烫美好的“人间食单”。

从书中回到现实，也从作者反观自己。在外工作多年，偶尔想起母亲做的饭菜，我会找一个周末时间带着妻儿回家。还是曾经的味道，地瓜叶、腌咸菜、土鸡蛋，这都是停歇不下来的父母亲辛苦劳动成果，我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总会泛起深藏已久的幸福感。这个时候，我应该更加能够体会到王干先生在《人间食单》倾注的深情和怀念。唯一不同的是，父母亲老了很多，手脚不再利索，我们也步入中年，儿时吃的情形只能在回忆中得以浮现还原，更显珍贵。

身处喧嚣人间，阅读《人间食单》，感觉像是跟着作者潇潇洒洒地踏遍了山山水水，尝遍了形形色色美食，我们的舌头如此幸福过足了一把美食瘾，即使无法真正领略到八方美食，却也能从中获得满满精神满足。试问，这何尝不是另一种超越现实的美食分享呢？这样的体验让我们饱尝到了人间烟火味，也让我们更加热爱人间，这多好。

这就是王干先生为我们倾心奉献的《人间食单》。这就是阅读和感受到“人间食单”的每个普普通通芸芸众生。

前几年，父辈们集资重修古厝，一番整修之后，古厝变新厝，是传统的闽南古厝风格，古香古色，燕尾脊更精神了，但依然守着一代人的记忆。离古厝不远，便是堂哥的房子，房前有一株桂花树，树下摆着石桌石凳，别有一番情趣。假期回去，和堂哥堂嫂们围桌而坐，煮上一壶清茶，堂嫂摘来自家种的百香果，在百香果氤氲的清香里，一边品茶，一边闲话家常。晚风徐徐吹过，夹杂着淡淡的花草气息，令人神清气爽。周围青山掩映，绿树环绕，古厝静静地立在斜阳里，仿佛长者般慈祥与宁静，耐心聆听晚辈们的叙说。抬头见几只晚归的倦鸟停在电线上，不时拍拍翅膀，与同伴絮絮低语……在这样的风光里，一切都很安静，“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描绘的就是这样的画面吧！是啊，想念古厝，想念居住在古厝的时光！寻觅着，可有往日的足迹？有风轻轻拂过，然，山川寂静无语，江河兀自流去……

古朴的老厝，几十年如一日的宁静。无论走得多远，燕尾脊总在记忆里刻画着美丽的弧线。“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没有这般沉重，只是因为，曾经的那份熟悉，住在记忆里！

锦瑟岁月中的音乐情愫

占希华

这世间有一种神奇的东西，它作为思想和感情的一方载体，直抒胸臆，纯净天然，传达的皆是内心深处真实的声音，我们将此谓之音乐。那些跳跃于五线谱上的音符，总会出其不意地通过琴弦传递出无穷的力量，捎给大家不可阻挡的绝妙享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

记得从中学开始，我对音乐就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因此，如今我的电脑曲库里收纳的音乐种类繁多，无论是流行的、美声的、民族的，还是纯音乐、古典乐、钢琴曲，这其中都不乏我喜欢的曲目。但于众多的音乐类型中，如果非要挑选一个最喜欢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择定钢琴曲。虽然钢琴的外表并不华丽，只有色彩单调的黑白键，但这些普通的琴键，在钢琴家的弹奏下，摇身一变竟幻化成悠扬婉转的乐曲，这本身就是一种高雅不凡的事情。提及钢琴曲，在此不得不感谢我的音乐启蒙者——理查德克莱德曼，是在其引领下我才逐渐地对钢琴曲拥有莫名的好感。二十几年来，因为，钢琴曲一路陪伴着我，从我初见伊始的懵懂，到慢慢地成为慰藉心灵的一股清流，再到后来，变成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每每倾听他的钢琴曲，仿佛是在讲述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他的琴声或幽远深邃，或铿锵有力，或细腻委婉，或浑厚悲壮，尽管这些钢琴曲目仅通过音箱播放，却犹如天籁之音，情深意切，让我听罢免不得细品回味，心中荡起层层波澜，久久未能平静。

几年前，为了与缘铿一面的理查德克莱德曼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我还专门奔赴异地去聆听他的钢琴音乐会。舞台上的他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周身散发浓郁的文艺气息和个人魅力，而演奏的曲目多以优雅深情见长，自然地将古典与现代音乐合二为一，让整个会场连绵地余音绕梁。此刻的理查德克莱德曼虽然早已年过半百，但依然清新俊逸，整场演出挥洒自如，优雅娴熟，且每弹完一曲，他都会绅士般地起身鞠躬致谢。其间，为了与音乐的主题适时地协调，其还分别以一套蓝青色和紫红色的西装出场，在细微之处，亦呈现着一位老钢琴家对于艺术的精益求精。就这样两个小时的忘情弹奏，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不绝于耳，而他修长的手指，更仿若一个个跳跃的精灵，旋即就自然地流淌出优美动听的音律，指引着我们在音乐的海洋里自由地畅游。彼时除了此起彼伏响起的掌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安静地聆听，这是我们对这位享誉中外的钢琴王子发自内心的尊重。

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云：“不要试图去填满生命的空白，因为，音乐就来自那空白深处。”或许音乐自身就携有它的语言，是它伴随我走过锦瑟的岁月，每当闲眠之时细细聆听，更像出乎意料地打开了潘多拉的魔法盒，唤醒我沉睡已久的听觉。唯愿这世间动听的音乐，它不分国界，没有歧视，就这样纯粹地成为灵魂深处那朵绽放的雪莲，给予最初的温馨和触动。

月夜

陈茂金

挂在天上
看似了无睡意
躺在江心
好像触手可及

不需要朦朦胧胧
银白色的光泻满温柔
无所谓遮遮掩掩
今夜只为与人间邂逅

可以坐享流年
浩瀚星空中扬不起帆
可以心照不宣
迢迢银河里并没有岸

于左顾右盼时空蒙寂静
总流露着亘古不变的神情
在半睡半醒间梦幻轻盈
能一直陪着你去拥抱黎明

洛阳桥

郑智得

我们来时，江水恰好退去
露出时间隐秘部分
我们惊呼，淤泥还原出千年底色
小木船深陷其中

从桥这头到那头，有八百多米
可供我们抒情，一块块石板躺在那里测量体温
石头有多厚重，呼吸就有多轻
两侧扶栏傲然挺立
精美石雕，镌刻出骨子里的坚韧

站在洛阳桥上，喧闹声穿梭时空
渔夫打捞出一担海蛎的叫卖
白鹭在江上飞翔，似帆影移动
江面正演唱着一首老歌
被风轻轻吹过泉州湾

我们折回，看江水潮来潮往
石塔静立，心中默念梵语
洛阳桥似一艘石船张开双臂
小木船说起远航，说起具备的勇气

一块石板衔接另一块石板
一部历史穿越另一部历史
长桥厮守的背影渲染夜色，千年月光
轻轻洒在洛江湖畔

古厝时光

陈佩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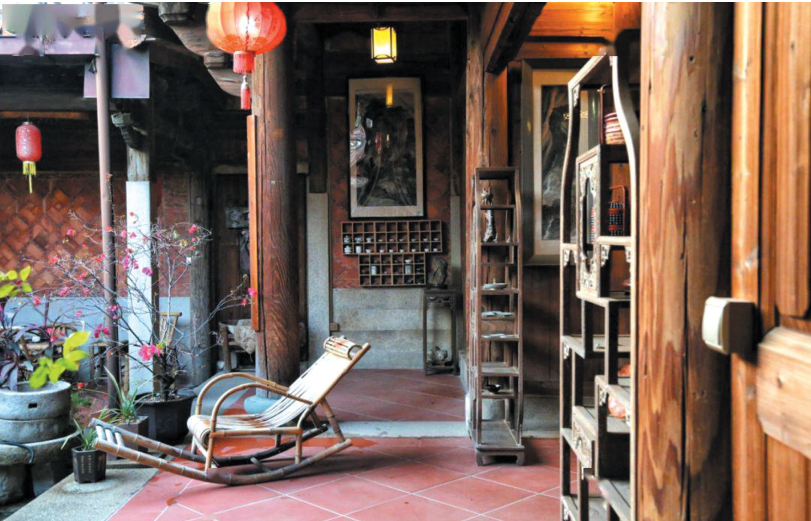
看到堂侄子拍的古厝邻居老屋的照片，心底的某些东西被轻轻触动。儿时的记忆没有如同土墙随岁月流逝而斑驳褪色，而随墙上爬满的藤蔓一路蔓延。

这老屋和儿时住过的古厝隔壁，也极为相似，那白墙，还有小阁楼。突然有点遗憾，没拍几张古厝的照片。

记忆的大门是虚掩着的，轻轻一推，便瞧见了一段古厝时光。古厝建在山脚下，是传统闽南大厝，有两落护厝、近20间房。这里住着父亲三兄弟几家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十足。

清晨，太阳刚刚升起，古厝便在金色的阳光中醒来，犹带几分矜持，几分深沉。谁的一声呼喊，我们快乐的身影已在深水埕奔跑。大人们直吆喝：“还没吃饭就乱跑，有这力气去拔茶草……”“谁把没吃完的地瓜插在门口的篱笆上？”

午后，忙碌了半天农事的大人们，有的在屋里歇歇，有的在大厅里泡茶，谈论着农桑之事。我们也没闲着，拿着背带往大厝门口跑，这是我们荡秋千的“基地”。几个人合力把小凳子绑好，



接着石头剪刀布，决定玩的次序。“荡秋千喽”越荡越高的秋千引得旁边的大人担心不已：“别那么高，危险！”我们愉快的笑声响彻了童年时光。

乡下天色似乎晚得早，不知不觉，暮色降临，隐隐约约望见屋顶那弥漫的炊烟，四处传来大人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在外玩耍的我们发觉肚子空空如也，于是，纷纷奔进古厝。犹记得哪家有好吃的，总会叫上孩子们，一人一碗，在自家父母一声声的呼唤中，我们总是舍

不得那步，依然留恋在别人的灶台前。直到大厅上橘黄色的电灯亮起，父亲那台黑白电视传来新闻联播的声音，我们才各自回家。热闹了一天的古厝才渐渐安静了下来，在夜色里沉沉睡去。

只是，历经岁月风雨侵蚀，古厝已日渐斑驳，不复当年的模样。偶尔回去，都是感慨良久，是在慨叹岁月无情吗？自己也不懂，那厝前厝后的风景，那风中隐约的花香香气，还有童年的时光都在这里。